

「那陣時不知道」：後殖民政治下的香港 流行音樂與臺港交流

簡妙如*

春風吹拂的三月下旬，我們在嘉義舉辦了一場「臺灣香港的文化跨域交流：回望與前行」研討會。開場講者是金曲獎最佳作詞人、也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教授周耀輝，第三場論壇講者，則邀請了香港音樂人與金馬獎最佳原創電影音樂得主黃衍仁，以及臺灣知名音樂作家馬世芳。當然，臺港交流論壇除了流行音樂，還有重要又精采的新聞媒體與電影，講者都是一時之選，新聞場次讓人熱血熱淚都沸騰（陳雪慧、梁嘉麗），電影場次則是史料豐富大開眼界（蒲鋒、蘇致亨），兩場聽完都想起立鼓掌。¹ 本文主要側記兩場流行音樂的演講內容，並提出延伸的補述及反思。

這次的跨域論壇，構想主要聚焦於「臺灣與香港的流行音樂會有什麼關係？」回想起來，港臺流行音樂在 1970 年代前後，到 2000 年左右，其實曾經有一段彼此影響、密切往來的歷史。不少臺灣歌手會到香港發展（比如早期的鄧麗君、羅大佑），更不用說許多香港影視明星、流行歌手透過發行國語唱片，在臺灣走紅，風行兩岸三地及東南亞華語流行音樂市場（比如早期的梅艷芳、張國榮、四大天王，後來的王菲、鄭秀文、陳奕迅等）。甚至臺灣聽眾有時已分不清楚哪些音樂人來自臺灣、哪些音樂人來自香港？（比如陳秋霞、王傑、周華健、葉倩文、林子祥…），也有香港朋友覺得羅大佑就是香港音樂人。藉由主題演講及論壇，希望能一探臺灣人較少關注的香港流行音樂中的政治性，

* 簡妙如 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 telmjj@ccu.edu.tw

也由往來港臺的流行音樂工作者，分享及回顧自己的交流經驗，反思跨地域流行音樂傳播的能量與未來的可能性。在這樣的設想下，主講人都以自己的經驗，帶出對這些命題更為生動的認識與反思。

壹、達明一派與香港後殖民政治

周耀輝的主題演講：「派對不停：從達明一派談香港流行音樂的後殖民政治」，出自今年即將出版的同名英文新書（Chow, et al., 2024）。演講一開始，他便由自己與達明一派的結識與創作談起，雖是輕輕帶過幾首達明一派的代表作，我們卻能一再感受到歌曲與時代、人心、政治氛圍的密切關係。由流行音樂來認識香港身分（HK identity），原本只是一種單純地對香港的情感，但卻也因此才認識到後殖民政治下的香港身份如何成為問題，如何成為一次次質疑與反抗的過程。

一、達明一派 vs. 三個歷史時刻

演講中周耀輝並未明列香港近代的政治史，而是讓這些政治性的歷史時刻，作為模糊但仍依稀可辨的背景。這裡作些補充，我們或許可以將香港的後殖民政治，由三個重要的歷史時刻來認識：² 1984、1997 與 2019。第一個時刻是 1984 年的中英談判，《中英聯合聲明》確定「英屬香港」時期（自 1842 年開始、已近 150 年），會在 1997 年終結。那之後，「1997 年回歸」就成為香港人在 80 年代到 90 年的身分認同新課題。今後我們是中國人？香港人？不是英國香港人？還是…？這些摻雜了殖民、後殖民，以及「回歸」的迷濛認識，開始鬆動也開始挑戰。「1997」對香港人而言，「彷彿一個讓每個人“重新做人”的生死大關」（羅永生，2007，頁 22）。因為香港的後殖民，不是一個「國家」等級的解殖，反而是一個「城市」的回歸。這是過去我們閱讀香港，看到作家西西書寫的「我城」，也是香港旅美學界周蕾（1995，頁 102）《寫在家國之外》一書所指出的「後殖民城市」，是在家鄉、祖

國之外，一個在殖民者與民族文化之間的「第三空間」，有著不斷漂泊離散的矛盾複雜情緒。「城市」作為主導的問題意識，取代國族、西方、夾縫等等術語，成為香港認同與文化身分角力的新焦點（羅永生，2007，頁 47）。之後 1989 年中國爆發民主運動，也激發了香港人前所未有的政治意識，在六百萬人口中超過一百萬人上街聲援，演藝界人士也接力歌唱為學生籌款，支持與認同北京學運青年對民主自由的追求。但當年的「八九民運」最後以六四槍響、暴力鎮壓告終，一方面觸發香港人對中共威權統治的恐懼，出現第一波移民潮，另一方面，香港聲援八九民運的表現，也讓北京震驚，開始收緊對香港過渡期的控制。

當時香港作為全球注目、最新的後殖民城市，內外交雜的政治變動，前景黯淡的焦慮，也使流行音樂成為直接的情感抒發出口，也是曲折的抵抗。1984 年成立的達明一派 (Tat Ming Pair)，在六四事件時，就已不畏政治表達。這個由劉以達與黃耀明組成的香港二人音樂組合，有著亮眼的英式搖滾、電子音樂風格，以前衛美學、流行電子聲響與入世的歌詞著稱。1986 年以首張專輯《達明一派 II》出道，第二張《石頭記》更讓他們廣受主流市場歡迎，由主流唱片公司發片，很快登上香港紅磡體育館開演唱會。歷經單飛及重組，三十多年來有 3 張 EP 及 6 張錄音室專輯，以及無數合輯與現場，是少數既有前衛樂風，但同樣也打入主流市場，在香港有高知名度與影響力的音樂團體。

周耀輝在演講中說，與黃耀明是青年時期的舊識好友。在達明 1989 年的第五張《意難平》專輯中，周初試歌詞創作，開啓了三十多年的合作之路，除了〈愛在瘟疫蔓延時〉（劉以達[曲]，周耀輝[詞]，1989a），其中的〈天花亂墜〉（劉以達[曲]，周耀輝[詞]，1989b）一曲，更是周耀輝填詞作品的第一首排行榜冠軍歌曲。這首歌讓我想起 1980 年代的音樂，合成器電子搖滾歌曲當道，英國的 Wham 二人男子樂團風靡全球青少年，〈天花亂墜〉（同上引，1989b）雖未在臺灣流行，但幾乎可說是港版 Wham 歌曲，一樣好唱好跳，但又前衛一點。《意難平》名稱本身，就已呼應香港對未來命運的不安，也是對中國鎮壓民主運動的不平。〈天花亂墜〉歌詞乍看瀟灑，但又處處點描港人心境：

誰人吟吟在唱著命運又似星座

誰人沉沉在歎著舊夢逝似星…
我今天歌歌多 你股票價格怎麼
你工作報告幾個 你心裡世界沒變幾
我今宵歌歌多 你家裡老幼怎麼
你炒過芥菜幾棵 此刻我聲音令你的心中充塞著什麼…
隨歌唱 隨歌舞 隨歡樂
隨歌唱 隨歌舞 隨失落
實際無心唱 無心舞 亦起落
實際這歌替你感覺

也隱喻了香港人在回歸前、過渡時期的憂慮。因為 1984 中英談判時，中共領導人鄧小平為化解疑慮，向英方提出了香港未來是「一國兩制」，生動地以「馬照跑，股照炒，舞照跳」作比喻，在香港及世界廣為流傳。對照這樣的背景，更能體會歌詞：你仍在看股票，你一樣能隨歌唱隔歌舞，但目睹 1989 的鎮壓，「實際無心唱、無心舞、亦起落」。周耀輝笑說，這首歌成為排行榜冠軍在他意料之外，但輕快的歌曲，聽眾是否能領略其中的暗諷與嘲諷？雖不可知，解讀起來倒是非常耐人尋味。

1990 年達明一派的《神經》專輯，更是延續《意難平》的另一力作。但演講中就未多介紹，周耀輝在這張專輯寫了七首歌詞，〈天問〉（劉以達[曲]，周耀輝[詞]，1990）一曲更是劉以達在六四當晚所作。周耀輝的歌詞寫道：

誰挽起弓箭，射天空的火舌？
誰偷仙丹飛天，月宮安守青天？
縱怨天，天不容問，
嘆眾生，生不容問

在六四後聽來，明顯在控訴鎮壓的烈火。專輯中多首歌曲，都能引起香港人的共鳴，不論是聯想到民主運動中的學生〈十個救火的少年〉（黃耀明[曲]，潘源良[詞]，1990），或是感懷終究要遠走、珍惜相聚一刻的亂世兒女〈愛彌留〉（黃耀明[曲]，周耀輝[詞]，1990）、〈皇后

大盜》(劉以達、黃耀明[曲],周耀輝[詞],1990)。從迷惘的年輕人、香港問題到國家大事,《神經》記述了當時香港人的情境與感受,在多年後仍被視為是「預言」。香港著名樂評人袁智聰就說,《意難平》與《神經》在 89/90 接連出現,是達明一派概念最完整成熟、登峰造極的兩張作品,在 2020 年回看,更是「30 年前的警世預言」、「對照及回應香港人在 2019/2020 年面對淒風苦雨的亂世黑暗時代」(袁智聰,2020 年 11 月 22 日),可以說在 30 年後,仍在陪伴、記錄香港人的不安與徬徨。我原本對《神經》的命名不明所以,但查找資料時曾看過一種形容,指 1989 年香港人的百萬遊行牽動了中共中央的「敏感神經」,這才發覺以「神經」為名,實在很巧妙:中共、香港人本身的神經,都在 1989 年被觸動、直達臨界。

第二個可認識香港政治的時刻,應是 1997 年香港正式回歸到 2019 年間,長達 20 年的變動。但這個階段,周在演講中並未多著墨,在此多說一些。1990-1997 可說是香港的身分焦慮最為高漲的時刻,也有一波移民潮。那時的達明一派在 1990 年演唱會後便拆夥各自發展,周耀輝自己也在 1992 年移居荷蘭,到 2011 年才又回香港於浸會大學任教。記得私下曾問耀輝原因,他笑說是為愛而去的,但大時代下,每位離港人士在千絲萬縷的個人選擇下,不免也接合了或多或少的大時代感受。雖然達明一派 1996 年及 2004 年有兩次紀念性重組,大部分時間黃耀明、劉以達都是以個人身分繼續音樂、演藝事業,並在 2016 年又正式重組。但達明一派的重要性在經過歷史的輝映,意義也愈發深刻;尤其這段期間,香港經歷了一連串政治社會變動,香港已不再是過去的香港了。2003 年的「廿三條立法」引發 50 萬人上街的「七一遊行」,這段期間雖然中港交流愈增,但香港已有更多的社會運動,包括 2006 年的保衛舊中環天星碼頭運動,2007 年保衛皇后碼頭、喜帖街運動,以及 2011 年保衛菜園村和反高鐵運動、2012 反國教運動、2013 年的佔領中環……等等。一次次的大型社會運動,愈發使香港本土意識高漲,更不用說 2014 年 9 月 28 爆發的雨伞運動,香港人上街爭取真普選,持續到 12 月中,將香港對於回歸卻未有特區民主的不滿推到頂點。但雨伞運動所有訴求皆未達成、失敗告終,也留下巨大的「傘後憂鬱」創傷。雖然同年稍早,臺灣也曾經歷 318 學運的公民抗命運動,更能與香港同心同理,但往後命運卻已不同。

第三個認識香港的重要時刻，便是離我們最近的 2019 年反送中／反修例運動。2019 年 6 月，香港因為反《逃犯條例》爆發更為激烈的街頭抗爭。大規模由社群媒體號召、無組織主導的示威行動連續出現，除了有百萬人大遊行、集會、靜坐，更有示威者幾乎每週發起常態抗議活動，包括堵塞道路、破壞店家或公共設施等等行動，由 2019 年延續到 2020 年疫情爆發後，可說是歷年來香港最巨大的抗爭動盪，引發全球關注。經歷一年多的運動，發展出綿密的、市民投身運動的社會網絡，街頭抗爭升級，催淚彈與暴力鎮壓齊發，但游擊堵路、快閃行動、後勤支援也持續出現。各種怵目驚心的畫面，侵蝕這段期間香港的日常生活與人們的身心，到了 2021 年春，超過萬人被拘捕，面對各種審判和獄中刑期，也帶來香港最新一波的失望、絕望與離去。一份由記者及紀錄者合力編寫的電子書《香港究竟發生了什麼》，在後記中如此寫下：「在 2019 年所揭露的冷硬現實是一個開始，在 2019 年後，香港的人們不再假裝生活如常」。³

當然上述這些時刻，在演講中都是隱藏的背景，周耀輝以達明一派的實際遭遇帶出這些變動。2014 年起，達明一派因聲援雨傘運動和後來的反送中運動，遭到中國政府封殺，所有作品在中國大陸都被下架。然而也因他們從未退縮不發言，香港本地更為欽佩，2018 年香港電台「金針獎」就頒發給達明一派「終生成就獎」，以表彰他們的歌曲題材涵蓋政治、社會、性別等深刻議題，但他們上台領獎時也自曝，致詞發言部分字句已被事先刪除。而後，2021 年黃耀明還曾被香港廉政公署拘捕，因為被指在 2018 年違法唱歌助選，同時黃耀明的香港個人演唱會也無法舉行，因不明原因被會展場地拒租。由這些發生在黃耀明、達明一派身上的事件，都可明顯看出，在 2019 年之後，香港的民主、言論環境，一切都在急轉直下。而 2020 年實施的《港區國安法》，更加深人們對香港情勢失望與政治壓迫的恐懼，政治人物、公共知識份子相繼流亡，選擇離去的移民故事，反覆出現持續至今。

二、所謂「流行音樂的抗爭」

回到周耀輝的演講，他說明為何要書寫達明一派？周耀輝如此回

答：「當我們追溯達明一派的音樂事業時，我們也是在追溯我們的記憶、歷史，以及另類的可能性。因為一直以來並沒有其它可能被展示出來，而這麼多年來，達明一派卻是如此的屹立不搖，幾乎就是一種韌性（resilience）的示範，一直站在對立面、繼續前進。因此這本書最終也會成為將他們保留在當下的一部分，要以現在式（而不是過去式）的方式來說出」。可以說，這本書說出達明一派的故事，也說出他們所代表的激勵人心的意義。但我反而還看到，周耀輝的作詞人及學者身分交錯交織的獨特性。

演講中，他呈現了達明一派兩人的近期心聲，蠻令人動容，⁴最後拉回音樂與政治的命題。他說，這本書對於音樂與政治的看法在於：「重申流行音樂對於觸動熱情、給予及感受希望的重要性，希望一個更好的未來」。文化產品的價值除了能再現與建構對未來的想像，更在於對情感與熱情的觸動、激發。「我們為何書寫？如何書寫？這是對於學術的提問，其實也是流行音樂的提問」，他特別強調，因為這兩者都是一種「動人」的學問（the personal mode of knowledge）。演講最後，他播放了聽起來歡樂正向的〈It's My Party〉（劉以達[曲]，周耀輝[詞]，2014）一曲：

Party, it's my party 瘋的 約啞的
搶過整個都市的任命
你跳艷舞 我跳脫
來來來多呼喊一次 當初呼喊的
繼續找精靈來繼續革命
慘得過我們想高興
跳入這空城連馬路都應承
尖東我的 灣仔我的
統統我的 統統我想的
Party, it's my party 前塵未定派對不停
年年月月我跳我的 叫生命

在有些黯淡的政治前景中，達明一派的詞曲，一樣動人，一樣提點精神、青春任性。周耀輝最後擷取一句自己的詞：「動人人動動人人動，

前塵未定派對不停」，向大家致謝作結。

也許他的演講非常委婉，不明說，但我立即想到早先他分析創作「中國性」歌詞時的自剖。他很早就有省悟，什麼是流行音樂的政治抗爭？「所謂抗爭，於我，就是日復一日在工作、創作、身分中，和主流中國性周旋，是一種挑戰自身和官方限度的嘗試。它通常微不足道，沒有我所希望的影響力，有時我甚至會妥協。但……這就是我的『權宜之計』」（周耀輝、高偉雲，2015，頁 32）。或許，在香港啟動後殖民的路上，在中國民族主義政治下，音樂人作詞人的處境已愈具挑戰，反抗也愈艱難。我們可能無法一直期待某種慷慨陳詞的反抗，但我們可以為「可能的同理」，累積更多關注。

貳、黃衍仁、馬世芳的臺港音樂交流

黃衍仁和馬世芳的論壇，由我主持，兩位分別講述他們曾有的臺港流行音樂交流經驗。因為這場除了有流行音樂，也談了更多香港獨立音樂，在此也作補述。

一、黃衍仁

作為一位出生於 1980 年代的「八十後」香港人，黃衍仁提及他曾受到三位臺灣音樂人的影響：羅大佑、李泰祥，還有林生祥（及合作詞人鍾永豐）。最先提到的羅大佑，相信大家都很熟悉，但不一定知道他之於香港的特殊性。羅大佑在臺灣 1980 年代初期就旋風式崛起，批判性的歌詞，超越同代作品的專輯概念、詞曲編曲，音樂唱作人的藝術家姿態，是 1980 年代開創臺灣流行音樂新格局、告別校園民歌的代表。他在 1985 年暫別臺灣赴美，1987 年到香港並住了下來，參與多部電影配樂，更開設「音樂工廠」音樂公司，網羅香港本地新作詞人林夕、義大利籍音樂人花比傲，創作的音樂及歌曲都對香港聽眾開啓了新的視野，像是〈皇后大道東〉（羅大佑[曲]，林夕[詞]，1991）、〈東

方之珠〉（羅大佑[詞曲]，1991）、〈愛人同志〉（羅大佑[詞曲]，1988）等等歌曲，都讓香港人驚艷喜愛。學者周蕾就曾特別分析羅大佑這位臺灣歌手之於香港的特殊性，她盛讚〈愛人同志〉（同上引，1988），機智地在創作中雜揉對革命語言（中國）與市場經濟（香港）的嘲弄，寫出精采的「鬥爭的市場指數迷惑／革命的教條像股票行情」歌詞，用輕鬆頹廢的音樂，故意含混不清，但更可玩味；又或是〈皇后大道東〉（同上引），「把關於地方政治歷史的知識和記憶，變成一種淺易和娛樂性豐富的音樂形式」，…「把香港的歷史困境描繪成一段夢的軌跡」（周蕾，1995，頁 82-85），都是羅大佑創作的香港歌曲吸引人的地方。

黃衍仁說，羅大佑之於他，就是感受到一種過去香港流行歌裡較少聽到的類型。他回憶當時香港流行歌正興盛，銷售風光、遍及海外，但總是情歌或娛樂性濃厚，而羅大佑卻把對香港的社會觀察直接寫到歌裡，給他不少衝擊。他因而去找羅大佑在臺灣的早期作品來聽，對於羅大佑將現代詩入歌的作法印象深刻，「因為香港沒有那樣的作品」。他提到影響自己很深的中國詩人民謠歌手周雲蓬，也用詩的語言和平實曲調，唱出現實社會的問題〔按：2004 的專輯《沉默如謎的呼吸》，還有名曲〈中國孩子〉（周雲蓬[詞曲]，2007）〕，據說也有受到羅大佑的影響。後來，因為去找臺灣那時期的創作，他聽到李泰祥的作品，是第二位讓他印象深刻的臺灣音樂人。「李泰祥的特色是將現代音樂與流行曲合併，作了很多實驗，裡面也有跟現代詩合作」〔按：李泰祥名曲中有和三毛合作的〈橄欖樹〉（李泰祥[曲]，三毛[詞]，1979）、〈一條日光大道〉（李泰祥[曲]，三毛[詞]，1973），和李格弟[詩人夏宇]合作的〈告別〉（李泰祥[曲]，李格弟[詞]，1984）等〕，讓他非常驚艷，感覺好像在臺灣的流行音樂裡看到不同的風景。這觸動了黃衍仁自己想寫歌的念頭，便找了香港現代詩人陳滅（陳智德）⁵ 的作品來譜曲，想以廣東話的詩與文學來創作，出現在他最早的一張專輯《逆風吐痰》（2013）中，比如〈說不出的未來〉（黃衍仁[曲]，陳滅[詞]，2016）、〈裝睡的人〉（黃衍仁[詞曲]，2016）、〈逆瞄〉（黃衍仁[詞曲]，2022a）等等，還有 2019 年的單曲〈香港浮沉〉（黃衍仁[詞曲]，2022b）。詩的押韻不齊、長短不一，也使他更著力於琢磨以詩入歌的音樂形式，將劉以鬯小說《酒徒》寫成歌，「這些影響很奇妙，像蜘蛛網一樣」他說。

第三位則是林生祥，他從香港的角度去聽生祥樂隊、交工樂隊的創作，將「方言入歌」，對他也是很大的啟發。他說自己這一代聽的音樂多受西方搖滾樂的影響，對自己爸媽或前一代的生活文化卻不了解，「把方言看成是很土的東西」。但生祥的歌是用客家話創作及演唱，才讓他想起香港其實也有很多客家人，但在經歷 70、80 經濟起飛的年代，香港的方言都被同化了，甚至去看 70、80 年代的香港電影，還有很多嘲笑方言（如客家話、福建話）的橋段，「香港沒能好好保存這些方言文化，更不用說把它變成新的創作，」「香港的方言在 70、80 年代就已經斷了」，他如此感慨。他也意識到這些方言歌曲原來也可以很美，表達出某些廣東話所無法表達的，但同時，持續以廣東話創作詩歌，也是他重要的使命。

我想起來在 2014 年到香港作田調，因為採訪「德昌里」⁶的社運青年們，而初識黃衍仁。那時我所知道的黃衍仁，就是一位參與社運、作劇場演出及配樂的獨立音樂人、唱作人，收到他贈與 2013 年《逆風吐痰》首張專輯，他低沉迷幻的民謠吉他，還有帶電的即興彈奏，深層有力的吟唱風格，令人印象深刻。採訪的德昌里成員，除了黃衍仁，還有意色樓的梁穎禮、JOJO Wong 等獨立音樂人，他們都會來臺灣演出，與臺灣的反抗文化、社會運動團體、獨立音樂人都很友好密切。在香港，愈來愈多像他們這樣，同時是藝文工作者、創作人或上班族，但也同時是關心香港命運、參與社會運動的青年，甚至在這些年，有這樣的雙重能動性，是很自然、更自然的生命狀態。從保衛菜園村、反高鐵，反起動九龍東，到 2014、2019 這十多年來至今的抗爭運動，都有這些人的身影，這些世代的聲音。黃衍仁後來又出了《飛蛾光顧》

（2018）、《折墮忘形》（2022）兩張個人專輯，以及持續的劇場、電影配樂作品，也在 2020 年下旬疫情期間來臺灣參加台北詩歌節，接受馬世芳的電台專訪（馬世芳，2020 年 11 月 3 日）。2021 年他以電影《濁水漂流》配樂，入圍第 58 屆臺灣金馬獎「最佳原創電影音樂」、「最佳原創電影歌曲」，更在 2022 年以《窄路微塵》獲第 59 屆金馬獎「最佳原創電影音樂」。多年創作底蘊，被形容為「節制而透切」、「在極簡的背後有著非常豐潤的情緒與清晰的節奏感」（Booksweet，2023 年 5 月 10 日），得獎完全不意外，實至名歸。

論壇現場黃衍仁唱了〈濁水漂流〉（黃衍仁[詞曲]，2022c），自陳

是他第一部參與商業電影創作的主題曲。摒氣凝神彈唱一小段，全場已被他收服，他請馬世芳幫忙唸出還未唱的幾句歌詞，更讓大家畫面感盡出聽得入神。那段歌詞寫著：

看著營營役役的煙花
在抽搐的高潮裡墮下
聽著明明滅滅的燈光
重複著昨日的笑話
看著徐徐掉下的煙灰
混入急風裏的細砂
聽著搖搖欲墜的大廈
迴盪着不息的咒罵
回家吧 若有路我願回家
回家吧 若有路我願回家

他提到創作這首歌時，雖然是想著電影，但腦中不斷浮現的卻是 2019 年經歷的運動。當時的抗爭，因持續很久而發展出一些創意表達，比如相約晚間七點或八點在家的窗口集體敲打呼喊，「明明滅滅的燈光、搖搖欲墜的大廈…」，彷彿在紀念那時的運動記憶。最後的「回家吧」則更感傷，他想到那些因運動而無法回家的朋友，「我認識或不認識的人（按：入獄、離世或離開香港），有些人已經無法回家了」。他自陳，有時音樂創作並不一定要有意識去想要跟社會有什麼關連，其實平時在生活、有感想，就會自然而然地寫進創作裡。

接著他又說了另一首與臺灣有關的歌曲，是 1957 年周藍萍創作的〈綠島小夜曲〉（周藍萍[曲]，潘英傑[詞]，1954）。原來這首歌在 1987 年，曾被改成電影《監獄風雲》（周潤發主演）的主題曲〈友誼之光〉（周藍萍[曲]，南燕[詞]，1987），在香港非常風行。黃衍仁從小只聽過這首，並不知道是〈綠島小夜曲〉，直到今年他參與一齣舞台劇，其中有劇情描寫出現在獄中響起這首歌的旋律，他去找出作為原曲的〈綠島小夜曲〉（同上引），認真看它的原歌詞，甚受感動、也有很多聯想。他也再想起，這首〈友誼之光〉（同上引）在 2011 年的保衛菜園村運動時，就會被改成〈菜園之光〉流傳。我感覺到，從 1957, 1987 到 2011

這三個差距甚遠的年代，卻由同一首旋律連結人心，對「綠島」也有不同解讀，在 2024 的此時看來非常非常特別。馬世芳接著補充，周藍萍在臺灣創作出〈綠島小夜曲〉後，1963 年被挖角到香港邵氏電影公司，創作了風靡海內外的《梁山伯與祝英台》黃梅調主題及插曲。我們回憶起當時凌波來臺所造成的轟動，完全不下於現今的追星，真是一段重要又精采的港臺流行音樂關係史。黃衍仁後再唱了另一首〈默想空曠〉（黃衍仁[詞曲]，2022d），他自己寫的詞，既是文學又是詩，其中的運動抗爭意象，隨著「狂怒、拋磚、街道」等詞語也更鮮明。最後那幾句歌詞：

子彈註定輪迴到血的跟前
它向我展露出兩張臉
一個我把血牆洗淨
一個我在牆上寫上諾言

被馬世芳讚嘆，實在很厲害。仔細想像那畫面，投入抗爭的人，忍著失去戰友的淚與痛，仍在收拾血染之牆、仍要許諾接續下去，邊聽就已身心悸動。

二、馬世芳

接著，馬世芳分享他與香港獨立音樂兩個階段的經驗，一是黑鳥，一是人山人海。他先說了與黃衍仁相識過程與對他的欣賞，詳見他自己優美文字紀錄（馬世芳，2020 年 11 月 3 日），這裡不贅述。接著回憶起，1980 年代後期臺灣一個很重要的獨立音樂廠牌—水晶唱片，當時剛剛解嚴，水晶辦了台北新音樂節，發掘無數後來在臺灣樂壇舉足輕重的音樂創作者（比如伍佰、林暉哲、陳明章……），還引進了香港黑鳥樂團的作品。他說，80 年代是香港流行音樂最金碧輝煌的年代，紙醉金迷、風華一時，但卻有這樣一支樂隊，完全是逆風而行。黑鳥的團長郭達年，唱的是左派搖滾歌曲，用最手工的方式作音樂，在他們出版的音樂作品錄音帶上，還寫著：「歡迎你拷貝、散播出去」。⁷當時水晶唱片還將黑鳥樂團請到臺灣，在台大體育館演出，他聽了非常震

撼，原來在張國榮、梅艷芳、許冠傑之外，香港還有這樣的音樂，而且跟臺灣的地下音樂非常不一樣，「音樂工法上很粗糙，但在聲音質地上又有自覺，意識形態又是很左的…」。

當時他自己參加的學生社團，學唱很多社會運動歌曲，比如李雙澤的〈美麗島〉（李雙澤[曲]，梁景峰[詞]，1977）、〈國際歌〉，而當時流傳的黑鳥錄音帶（按：1984《東方紅/給九七代》、1989年《民衆擁有力量》），更讓他們感受到另一種革命音樂的可能性，像是把 Patti Smith 的 People Have the Power 改成〈民衆擁有力量〉、翻唱〈國際歌〉，還把〈東方紅〉改唱成給香港的「97 世代」。黃衍仁補充，黑鳥會自稱是安那其（anarchism）、無政府主義的樂團，其實就是對抗資本、對抗宰制的主張。馬世芳提到後來認識郭達年本人，以及後來的黃衍仁，就覺得兩人的氣質很相近：「我不會說在他們背後的是信仰，而是信念，有種修行者的形象……，而且要面對整個社會逆風、螳臂擋車，……作為這樣的創作者，心理能耐要很強大，……包括要讓自己的靈魂也很強壯」。

馬世芳接著介紹自己另一個特別的香港獨立音樂經驗，引進「人山人海」旗下作品。當時是 21 世紀初，馬世芳成立音樂廠牌（按：「五四三音樂站」），發行及引進他喜歡的音樂專輯。雖然自嘲是一段失敗的創業，但也作了不少有意思、有意義的事，比如出版了陳珊妮、閃靈的專輯，還有復刻《天水樂集》。當時因為發行《敗金小姐》（2005）專輯，這是陳珊妮與香港全才音樂人李端嫻（Veegay）的合作，因此也到香港演出，並進而認識了「人山人海」。人山人海是 1999 年於香港成立的音樂製作及經紀公司，由黃耀明和一群各有長才的朋友所組成，也包括全能音樂人李端嫻，「他們都生毛長角，是各種奇才的組合」，馬世芳非常激賞，便試著帶入臺灣市場。當時他引進的，包括男女合唱組合 PixelToy，還有由才 19、20 歲的林二汶與盧凱彤組成的二人組合 at17（發音 At Seventeen），以及民謠唱作歌手林一峰。雖然很努力寫文章、作廣播訪談，但總覺得好像缺了臨門一腳，最後獨立廠牌的生意算是失敗結束，但也自我解嘲，30 多歲就領悟到自己不適合開公司，是莫大福份。而認識盧凱彤的這段情誼，一直延續到盧凱彤後來開始個人音樂事業，獨特動人的創作才華，也在 2018 年經歷她離去的傷痛。他提及，因為引進香港獨立音樂，才又進一步認識了香港的維港唱片，以及 AMK、觸執毛這些樂團。

他總結自己的臺港獨立音樂往來與觀察，發現同世代的臺港獨立音樂人「似乎會互相羨慕」。最明顯的就是，香港音樂人羨慕臺灣有那麼多補助，像練團室、音樂錄製、行銷都能有補助。而臺灣的音樂人，則是羨慕香港吸收全世界資訊的速度，「那種潮的感覺，在資訊最前沿、先鋒的狀態，對流行文化的敏銳觸覺還有語言能力，相較之下臺灣就比較土氣」，尤其是 1990 年代經歷四大天王的時期，那時似乎會有這種感覺。但反過來說，現今獨立樂團在香港的表演就比較艱難，而臺灣相對來說機會就比較多，「這些都大概是 2019 反送中之前的狀態」。2019 之後過了五年，時代天翻地覆，香港進入一個新的艱難時刻，他說，就像臺灣的戒嚴時代，有很多條條框框，但有才華的音樂人還是作出很多很厲害的作品。所以在這樣的時代，「我反而覺得香港創作人，像衍仁反而有可能蛻變出更直觸人心的作品，像他剛剛才唱兩首歌，相信大家都感受到非常強大的能量」。最後，馬世芳介紹他在台科大流行音樂課著名的期末作業調查：「最能代表我們世代的一首歌」。他表示多年調查下來，2014 年是重要的分水嶺，在那之前的世代多是「虛無悲傷，EMO」，常有「迷茫、失語、成就感匱乏」的感受，318 之後則不太一樣。滅火器及〈島嶼天光〉在那幾年反覆被提及，「年輕人更願意介入社會、改變社會，而且也真的改變了」，臺灣後來的結果似乎是幸運的。然而接著崩世代意識崛起，他說，像草東沒有派對、康士坦的變化球、當代電影大師等樂團，或是名單中沒有提到的傷心欲絕，都突顯現在臺灣青年世代集體意識的新變化。而網路社群每天的刺激，大學生所面對的衝擊及艱難，依然是他們要持續面對的挑戰。

黃衍仁則補充，香港的新世代應該是更受政治的影響，他們的無力感與迷茫，是另一種悲傷。但相信對生命及情感的感受，則是普遍的、舉世皆然的情懷。他接著唱了兩句〈綠島小夜曲〉（周藍萍[曲]，潘英傑[詞]，1954）：「這綠島的夜 已經這樣沈靜，姑娘啲 你為什麼還是默默無語」，隨即接到他準備的第三首歌，〈世間有鐘反覆敲響〉（黃衍仁[詞曲]，2022e）。那力道直入心臟的吉他，低迴的唱：

世間有鐘反覆敲響…
天台有天使在半空低頭
未為你而奏的

還有幾多闕歌
暴雨後鴿子身軀沉重
在人群的脚步旁
暫作停留
牆上的字不是血 但無異
日光退去照片再次顯現
卸下一個尋常名字
世間有鐘反覆敲響
餘音泛開了你
穿過了我 穿過了我

這個論壇，便結束在完美的餘音反響中。

參、結語：莫忘情感、莫忘記憶

從主題演講到論壇，無非是想在廣義的流行音樂裡，重探香港臺灣的社會情感，也重探曾有的共同記憶、挖掘出曾有的關係。

其實我們在前一晚接待黃衍仁、蒲鋒兩位講者時，就已唱起歌來。作為電影研究者，蒲鋒對影視流行歌也是如數家珍，還能朗朗上口，〈綠島小夜曲〉〈綠島小夜曲〉（周藍萍[曲]，潘英傑[詞]，1954）與《監獄風雲》〈友誼之光〉（周藍萍[曲]，南燕[詞]，1987）的典故，就是由他提起。晚餐時他還外開另一條歷史，提到「台語老歌」對早期香港流行歌的影響。尤其是許石的幾首名曲，像〈安平追想曲〉（許石[曲]，陳達儒[詞]，1951），就有粵語版本〈離別的叮嚀〉（許石[曲]，羅寶生[詞]，1971），是1971年由香港藝人譚炳文及鳴茜主唱，1978年再由香港歌手張偉文於無線電視主辦的「業餘歌唱大賽」翻唱。許石另一首〈南都之夜〉（許石[曲]，薛光華[詞]，1946），粵語版〈舊歡如夢〉（古曲[曲]，寵秋華[詞]，1971），也是1971年由譚炳文主唱，但在1992年又因電影《92黑玫瑰對黑玫瑰》的翻唱，再度爆紅。他後來再提供，像鄭少秋曾唱的〈月是故鄉明〉（黃敏[曲]，佚名[詞]，1972），

就是〈碎心戀〉（黃敏[詞曲]，1990）的粵語版，收到他傳來的這些詳細資訊，只能讚嘆厲害的研究者、作者如蒲鋒、馬世芳，腦裡都是活歷史，信手拈來都精采，值得大家繼續挖掘。而近兩年在臺灣舉辦演唱會的黃耀明，4月更發佈了兩首新翻唱的台語老歌〈港都夜雨〉（楊三郎[曲]、呂傳梓[詞]，1958）、〈望你早歸〉（楊三郎[曲]、那卡諾[詞]，1946），在2024的此時聽來，由香港人來詮釋，又為歌曲增添了新的意義。

側記書寫過程中回顧香港歷史，有驚喜、有歡樂，但最終卻愈來愈沈重。有點像是從繁華如夢，轉為在抗爭中敗下陣來的沈默，也感受到，不知從何時開始，香港的流行歌曲就已不再是滄海一笑或絕代風華，而是有愈來愈多歌曲，隱含著閃閃的密碼，有愈來愈多歌曲淌著細細的暗流，讓有心人共鳴，讓有緣人解讀。

比如近年一部在臺灣出版的香港小說《弟弟》（陳慧，2022），小說情節連結眾多香港80後、90後的年輕世代心靈。以姐弟為主角，環繞成長過程中的家人友人情感，歷經各種香港的變化與親身投入的社會運動，不斷挫敗、醒悟與重新站起，經歷激烈的2014年雨傘運動與之後的創傷。其中很傳神的使用了2014年歌手謝安琪所唱的歌〈家明〉（伍樂城[曲]，黃偉文[詞]，2014），

他出發找最愛 今天也未回來
途中那些細節 沒有太多的記載
他不過想要愛 差點上斷頭台
人家跌倒兩次吧 就再不相信愛
浪漫願他不要改 所信是模糊 仍肯冀待
誰願意 為美麗信念 坦克也震開
誰若碰到這個他 還望可將那美意帶回家
最後即使走進浮砂 沉沒中 也會發出光亮嗎
臨近破滅一下 要是信任童話
還是有望看到天際白馬
他出發找最愛 今天也未回來
留低哪種意義 就看世間怎記載

襯著小說情節，姐姐尋找在街頭運動中失聯的弟弟，腦海迴蕩起這首歌，原本只是首通俗情歌，但那時聽來卻是「切進心坎裡的痛」（陳慧，2022，頁 218）。「家明」，只不過眾多香港人會取的普通名字，「無數家明在我城裡活著…人人是家明」（楊佳嫻，2022，頁 7），但其中暗喻的萬千政治意涵，更讓人為之動容。

又比如我很喜歡的香港獨立樂團 My Little Airport（我的小小機場），有首〈那陣時不知道〉（林阿 P[詞曲]，2021）。這首歌在 2021 年運動煙硝差不多靜止時釋出，像一首沒有結局的序曲，也像一首不想結束的電影終曲，歌詞唱著：

如像九十年代初
照片裡海灘的印象
那種下午沒有重量
帶點迷惘奔向夕陽
那陣時不知道
置身的日子都發亮
眼光裡藏著的囂張
往後已不再同樣

表面是樂團一貫的風格，以米蘭昆德拉的文藝筆法，輕柔如夢的哼唱，描述香港青年眼中的日常。他們說靈感來自作家陳寧的小說《最好的時光》，但反覆聽唱，「那陣時不知道，置身的日子都發亮」，卻散發出一種彷彿已經歷過末世的悲傷；曾經有過的幸福已消散，那種只能接受的醒悟。把人間的苦難輕描淡寫，舉重若輕，淚水清澈或已揮發，大概就是我近期對香港流行音樂或獨立音樂最多的感受。

臺灣對香港重要嗎？作為身分認同一直未定也總是莫名無自信或太自信的臺灣人，很少想過這些。這篇文章想用這些串連在演講及座談內外的歌曲，與其中的故事，來訴說另一種我們和香港親切又親密的關係。也許，香港逐漸淡出臺灣大眾流行文化的舞台，就像很多人不知道香港近期的偶像團體 Mirror 如何受歡迎，但我們可以認識更多值得一探的音樂。如同作家鄧小樺所言，「臺灣讀者對香港的同命感與憐惜關注若未退卻，也會進入另一階段，就是透過更多藝術作品包括

電影或小說（而非直接的新聞），去觸摸香港，這將涉及更多的情感，更大的真實」（鄧小樺，2022，頁 12）。而這也是我們舉辦論壇的初衷。

流行音樂的共感，或許就來自於它總是過剩、總是濫情。那些用詞、曲、唱所蘊含的情感，捕捉「無可消解的、關於現在的經驗」，正是 Raymond Williams（1977）所說的「情感結構」。流行音樂、流行歌曲所引發的共鳴共感，像那些無可言說卻又很特定的集體經驗，蘊含著種種人與人之間情感關係的線索，很自然地給予我們時代感、世代感的註記。這些交織的情懷與思緒，化為流行歌曲讓人們感受、讓人們表達，這就是流行音樂的意義及價值。因為它們正被實際地生活著、感覺著。哼著歌，唱著曲，不論香港人或臺灣人，都能觸探更多的「動人」時刻，更大的真實。讓我們在歌中莫忘情感、莫忘記憶，生命會因此發亮。

註釋

1. 各場摘錄見中正傳播 CCUCOM 粉專（<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CCUCOM>）。
2. 這三個政治時刻與達明一派音樂生涯與背景的關聯，都是筆者的陳述與詮釋，並非周耀輝在演講中的內容。下文有提及周的演講內容時，皆會予以指明，本文文責由作者自負。
3. 本書共筆作者群未具名，訊息由內容創作與公共討論平台 Matters 在 2021 年 6 月 8 日發布，電子書下載網址 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file/d/1Y38Bx2Gig57nOfvyWLk6scKwEaz_MLcS/view，所引出自頁 298。
4. 簡要摘譯於此，劉以達說：「我對未來感到悲觀，很多人尤其是有小孩的，都移民到英國，離開香港了。我們沒有錢移民，我們必須留在香港」。黃耀明則表達：「有時也會覺得時間並不與自己站在一起。但就是告訴自己，儘管這時代的人不覺得你是他們的一部分，但你所做的事已有影響力，已有些改變，我認為那就夠了」。演講

中也列出許多香港後輩音樂人、文化人談論達明一派對他們的影響，比如對 RubberBand 的啓發便是：「持續書寫這個城市的故事，就是持續和這裡的人們一同呼吸」等。

5. 詩人，作家，曾任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副教授，現移居臺灣，為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。出版的詩集包括《市場，去死吧》（2008）、《低保真》（2004）、《單聲道》（2002）等。
6. 在 2012 年的佔領中環運動被清場後，一群離開的社運青年共同來到油麻地的德昌里，一起租下空間作為資訊交流站（infoshop，information+shop），進行共居、共食、讀書、經營空間等合作式的實驗生活，命名德昌里素食合作社（藝術觀點編輯部，2014）。我的採訪是在他們所經營的蘇波里（soboring）進行，這是一間他們採自由定價、共議決策經營的飲食小店，一樓是餐廳二樓就是資訊站，這個店一直到 2020 年結束。後來 2021 新舊成員轉到深水埗，再開設一家新的資訊站「黑窗裡」，繼續進行社會實驗，我在 2023 年底造訪，內部仍是有各種社會運動的倡議資訊、傳單，也有獨立音樂或藝文資訊供人自由翻閱或詢問交流。
7. 郭達年及黑鳥樂隊的理念，詳見房慧真（2018 年 4 月 26 日）的採訪報導。

參考書目

- Booksweet (2023 年 5 月 19 日)。〈節制而透切，《窄路微塵》奪金馬最佳配樂，黃衍仁：我沒學過樂理，所以感受得更用力〉，《樂手巢》。
<https://ysolife.com/the-narrow-road/>
- 王睿譯 (2015)。《多重奏：香港流行音樂聲像的全球流動》。中文大學出版社。(原書 Chow, Y. F., Kloet, J. de [2013] *Sonic multiplicities: Hong Kong pop and the global circulation of sound and image*. Intellect Ltd.)。
- 古曲 (曲)，寵秋華 (詞) (1971)。〈舊歡如夢〉，《世紀最經典粵語金曲》。環星唱片。
- 伍樂城 (曲)，黃偉文 (詞) (2014)。〈家明〉，《KONTINUE》。邁亞音樂。
- 我要返工 良心平台 (2021)。《What Happened in Hong Kong? 香港究竟發生了什麼?》。未知的出版社。https://archive.org/details/20210624_20210624_0930/%E9%A6%99%E6%B8%AF%E7%A9%B6%E7%AB%9F%E7%99%BC%E7%94%9F%E4%BA%86%E4%BB%80%E9%BA%BC/
- 李泰祥 (曲)，三毛 (詞) (1979)。〈橄欖樹〉，《橄欖樹》。新格唱片。
- 李泰祥 (曲)，三毛 (詞) (2010)。〈一條日光大道〉，《李泰祥【自彼次遇到妳】10 周年紀念》。金革國際。
- 李泰祥 (曲)，李格弟 (詞) (1984)。〈告別〉，《告別》。滾石唱片。
- 李雙澤 (曲)，梁景峰 (詞) (1977)。〈美麗島〉，《楊祖珺》。新格唱片。
- 周雲蓬 (詞曲) (2007)。〈中國孩子〉，《中國孩子》。周雲蓬自行發行。
- 周蕾 (1995)。《寫在家國以外》。牛津大學出版社。
- 周藍萍 (曲)，南燕 (詞) (1987)。〈友誼之光〉，《監獄風雲》。銀星唱片。
- 周藍萍 (曲)，潘英傑 (詞) (1954)。〈綠島小夜曲〉，《無資料》。金錢唱片。
- 房慧真 (2018 年 4 月 26 日)。〈錢買不了我當勞動力，一生安那其——「香港獨立音樂傳奇」郭達年〉，《報導者》。<https://www.twreporter.org/a/interview-lenny-kuo>
- 林阿 P (詞曲) (2021)。〈那陣時不知道〉，《SABINA 之淚》。維港唱片。
- 袁智聰 (2020 年 11 月 22 日)。〈達明一派 REPLAY LIVE 重塑專輯旅程：在最壞時代的音樂平行時空〉，《香港 01》。https://www.hk01.com/article/552081?utm_source=01articlecopy&utm_medium=referral
- 馬世芳 (2020 年 11 月 3 日)。〈11/3 耳朵借我：專訪香港創作歌手黃衍仁談他的作品，以及香港這座城〉，《耳目江湖》。<https://vocus.cc/>

article/601a6870fd897800013677ca

許石（曲），陳達儒（詞）（1951）。〈安平追想曲〉，《安平追想曲》。中國錄音製片公司。

許石（曲），薛光華（詞）（1946）。〈南都之夜〉，《臺灣鄉土歌謠全集》。大王唱片。

許石（曲），羅寶生（詞）（1971）。〈離別的叮嚀〉，《往事今時回味》。麗風唱片。

許石（曲），羅寶生（詞）（1971）。〈離別的叮嚀〉，《往事今時回味》。麗風唱片。

陳慧（2022）。《弟弟》。木馬文化。

黃衍仁（曲），陳滅（詞）（2016）。〈說不出的未來〉，《逆風吐痰》。黃衍仁自行發行。

黃衍仁（詞曲）（2016）。〈裝睡的人〉，《逆風吐痰》。黃衍仁自行發行。

黃衍仁（詞曲）（2022a）。〈逆瞄〉，《逆風吐痰》。黃衍仁自行發行。

黃衍仁（詞曲）（2022b）。〈香港浮沉〉，《折墮忘形》。黃衍仁自行發行。

黃衍仁（詞曲）（2022c）。〈濁水漂流〉，《折墮忘形》。黃衍仁自行發行。

黃衍仁（詞曲）（2022d）。〈默想空曠〉，《折墮忘形》。黃衍仁自行發行。

黃衍仁（詞曲）（2022e）。〈世間有鐘反覆敲響〉，《折墮忘形》。黃衍仁自行發行。

黃敏（曲），佚名（詞）（1972）。〈月是故鄉明〉，《莫把愛情玩弄》。風行唱片。

黃敏（詞曲）（1969）。〈碎心戀〉，《電影「慈母孤兒淚」全部歌曲》。惠美唱片廠。

黃耀明（曲），周耀輝（詞）（1990）。〈愛彌留〉，《神經》。寶麗金唱片。

黃耀明（曲），潘源良（詞）（1990）。〈十個救火的少年〉，《神經》。寶麗金唱片。

楊三郎（曲），呂傳梓（詞）（1958）。〈港都夜雨〉。亞洲唱片。

楊三郎（曲），那卡諾（詞）（1946）。〈望你早歸〉。亞洲唱片。

楊佳嫻（2022）。〈那不是世上最終一隻白馬—序陳慧《弟弟》〉，序文收於陳慧著，《弟弟》，頁 3-7。木馬文化。

劉以達（曲），周耀輝（詞）（1989a）。〈愛在瘟疫蔓延時〉，《意難平》。寶麗金唱片。

劉以達（曲），周耀輝（詞）（1989b）。〈天花亂墜〉，《意難平》。寶麗金唱片。

劉以達（曲），周耀輝（詞）（1990）。〈天問〉，《神經》。寶麗金唱片。

劉以達（曲），周耀輝（詞）（2014）。〈派對不停 It's My Party〉，《達明一

- 派兜兜轉轉演演唱會 - Live》。寰亞唱片。
- 劉以達、黃耀明（曲），周耀輝（詞）（1990）。〈皇后大盜〉，《神經》。寶麗金唱片。
- 鄧小樺（2022）。〈時代的縫裡，有圓潤憂傷的珍珠〉，序文收於陳慧著，《弟弟》，頁 8-15。木馬文化。
- 羅大佑（曲），林夕（詞）（1991）。〈皇后大道東〉，《皇后大道東》。音樂工廠。
- 羅大佑（詞曲）（1988）。〈愛人同志〉，《昨日情歌》。大右音樂。
- 羅大佑（詞曲）（1991）。〈東方之珠〉，《皇后大道東》。音樂工廠。
- 羅永生（2007）。《殖民無間道》。牛津大學出版社。
- 藝術觀點編輯部（2014）。〈運動之後的微型生活革命—訪「德昌里 2 號 3 號舖」〉，《藝術觀點》，57，26-31。
- Chow, Y. F., Kloet, J. de & Leonie, S. (2024). *It's my party: Tat Ming Pair and the postcolonial politics of popular music in Hong Kong*. Palgrave MacMillan.
- Williams, R. (1977). Structures of feeling. In Williams, R. (Ed.), *Marxism and literature* (pp.128-135). Oxford University Press.